

松涛里的守望

张东伟



王尚海 (1921-1989)

山西省五台县人，曾任中共围场县委书记、承德地区农业局局长、地委委员。1962年7月任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。

塞罕坝展览馆的历史照片

王尚海的选择，决定了塞罕坝的命运。他的骨灰化作春泥，滋养着这片他倾注了一生的土地。

塞罕坝的初冬，万籁俱寂。我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进王尚海纪念馆，脚下咯吱作响，像是时光的节拍。落叶松笔直地刺向苍穹，积雪压枝却难掩其铮铮铁骨。林间偶尔掠过风，在松梢间激起阵阵涛声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。

这片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土地，平均海拔1500米，年均气温零下1.3℃，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43.3℃。积雪期长达7个月，无霜期不足两个月。正是在这片被称作“不适合造林”的高寒荒漠上，王尚海带领着第一批建设者开始了他们的征程。

一棵松的启示

1961年，原林业部领导专家来塞罕坝考察时，在荒原上发现了一棵百年落叶松迎风而立。专家动情地说：“要好好保护这棵树，这是建场的依据，也是建场的决心和信心！”

“塞罕坝”是蒙汉合璧语，意为“美丽的高岭”。历史上，这里曾是水草丰美、森林茂密的天然名苑，辽金时期被称为“千里松林”。然而随着清朝末期开围放垦，加之日寇掠夺性采伐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这里的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，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。浑善达克沙地海拔1400米左右，北京的海拔仅为43.71米。当时北京年平均沙尘天数达56.2天，面对“风沙紧逼北京城”的严峻形势，1962年2月14日，国家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组建。

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，平均年龄不到24岁，响应党的号召，从全国18个省市奔赴塞罕坝，开始了抗击风沙的征程。

王尚海的抉择

王尚海出生于1921年4月，老家在山西五台县阳白乡李家庄村。父

母都是农民，祖辈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靠租种地主家土地维持生活，就连房子也只能租住。外祖父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王尚海的父亲是个木匠，聪明而又勤劳，父母结婚后，就在外祖父家一起过日子。外祖父有十亩的山坡地，每年还要种一点地主家的土地，家里养着一头毛驴，辛辛苦苦，勤俭持家，后来自家才勉强打了三孔土窑。

王尚海8岁时才开始在村里的小学上学，半半拉拉地念了四年书，就辍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。当时满心就是想着好好干活，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，靠着双手勤劳耕作，将来自己家也能有几亩土地，能吃饱饭，再也不用受地主的气就好了。

1944年5月，经村里一位姚先生（早期中国共产党员）介绍，王尚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积极参加当时五台县抗联会工作，抗击日本侵略者，革命热情特别高，不久就担任了抗联会农民部长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积极参加土地改革。1945年10月，王尚海被调到当时的热河省围场县半截塔区任农会主任，在塞外开展游击战争。这之后几年里，他先后担任半截塔区、孟滦区委书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先后担任围场县委组织部部长、县委副书记、围场县委书记。1960年7月，调到承德行署任畜牧局长、农机局长。

1962年，塞罕坝建林场，组织上动员王尚海去任职。这个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、围场县第一任县委书记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毅然带着妻子和五个孩子，从承德搬到坝上的地窖子。这个决定让亲友们不解，但王尚海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把坟地都看好了，就在马蹄坑。”这句话里，藏着一种坚定和决绝。

建场初期，创业者们住的是地窖子、窝棚、仓库、马棚和粮仓。塞罕坝冬季漫长，创业者们上山经常要踏着过膝的积雪艰难跋涉。加上早期造林成活率不足8%，场内刮起了“下马风”。然而王尚海没有放弃，他穿上皮袄，骑上枣红马，带着技术人员跑遍了塞罕坝的山山岭岭。他发现坝上残存的落叶松生长良好，坚定地表示：“山上能自然生长松树，我就不信机械造林不活！”

马蹄坑大会战

1964年春季，王尚海选择了马蹄坑这片三面环山的土地，展开了决定林场命运的“大会战”。马蹄坑位于总场东北部10公里处，形如马蹄踏痕，共有760亩地，地势平缓，适宜机械作业。

王尚海带领120名精兵强将，调集最精良的装备，打响了“马蹄坑大会战”。连续30多天，大家吃住在山上，啃凉窝头、喝化雪水，夜宿在简陋

的窝棚里。四月的塞罕坝，白天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，每个人的雨衣外面溅满泥浆，冻成了冰甲。

关键时刻，王尚海等四位场领导不约而同地把家搬到塞罕坝，破釜沉舟，以定军心。技术骨干通过反复实践，创新了适合高寒地区的“全光育苗技术”，培育出优质壮苗，解决了大规模造林的苗木供应问题。

当调查结果显示成活率达到96%时，这个铁打的汉子跪在山坡上号啕大哭。泪水里，饱含着艰辛付出后终获成功的百感交集。马蹄坑大会战的成功，开创了国内机械栽植针叶树的先河，为塞罕坝的造林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

在王尚海带领大家造林的13年间，共造林54万亩。而他的孩子们却穿着破旧衣裳，面黄肌瘦地成长在这片新生的林海里。妻子为了补贴家用，只能在林场做临时工。即便小儿子因高烧未能及时治疗落下终身残疾，王尚海也未曾离开这片土地。

第一代务林人陈彦娟回忆说：“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单纯，没有想什么苦啊累啊的，只是想怎么把党交给的工作干好。”建场初期，他们“渴饮沟河水，饥食黑莜面。白天忙作业，夜宿草窝间。雨雪来查铺，鸟兽绕我眠。劲风扬飞沙，严霜镶被边”。

塞罕坝人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。1977年10月28日，林场遭遇罕见的雨松灾害，一夜之间，57万亩树木被厚厚的冰凌包裹，20万亩树木全部被毁。1980年夏天，又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导致12万亩树木旱死。面对灾难，塞罕坝人没有灰心，他们含着眼泪清理死树枯枝，重新栽下新苗，从头再来。

绿之源，尚海纪念馆

1991年，为纪念王尚海等老一代创业元勋的功绩，林场将这片森林命

名为“王尚海纪念林”。这里长眠着这位塞罕坝的奠基者——遵照他的遗愿，他的骨灰被撒在了马蹄坑，伴他长眠的那片松林也因此得名。

如今的王尚海纪念林，位于原马蹄坑造林会战区，是塞罕坝精神发源地、百万亩林海起源地。林中立着一座“绿之源”石碑，象征着这片林地是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的绿色源头。

在“绿之源”石碑周围，樟子松高达30米，每棵大树的间距几乎相同，深绿色的树冠高度也几乎一致，一排排、一列列整齐划一。塞罕坝无霜期短，树木的生长期很短，每年只能生长一点点，这些整齐挺拔的树林背后是务林人数十年的精心呵护。

精神的传承

如今，塞罕坝迎来了“二次创业”的新阶段。林场按照“见缝插针”的方式造林，并特意强调营造混交林，改善林区单一的树种结构。预计到2030年，林场有林地面积达到120万亩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86%。

塞罕坝的生态效益逐渐显现：这片世界最大的人工林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，每年为滦河、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、净化淡水2.84亿立方米。林场已成为带动群众致富的“绿色银行”，通过驻村帮扶、生态旅游、苗木生产，众多百姓受益。

望着王尚海纪念林中那座“绿之源”石碑，我仿佛看到了王尚海和他的战友们奋战在这片土地上的身影。石碑静静地立在林间，见证着塞罕坝的变迁。

不远处，一群新党员正在宣誓，响亮的声音在松林间回荡，与当年的誓言遥相呼应。六十余载春秋，三代人接力，荒原变林海，沙漠成绿洲。

夕阳西下，整片林子披上金色的光辉。我转身离去，又忍不住回望。但见暮色苍茫中，棵棵落叶松如挺直的脊梁，撑起了塞罕坝的天空。那不是树，那是一代代塞罕坝人用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。



王尚海纪念林